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九回 話病源胡醫薦友 弄幻術葉道攝魂

心思魂夢動相因，不肖結交益覺真。 小草浮萍原一類，何妨借取悟斯人。

卻說當日茅家家人媳婦與宣家丁門口散後，茅大剛得知十分氣憤，二月初生起病來。正是勛舊人家，衣食兼修，巫醫並用，急覓名醫伊士義、胡念庵診治。

這胡念庵背著伊士義一力承當，百般調理，大剛遂結為莫逆之交，兩人言語並無隱避。一日大剛病勢覺減，留念庵小飲，言及心中情事。念庵道：「公之病，因情而生。若遂其情，則病自愈，不必沾沾於草木金石間也。」大剛道：「兄言固是。但此情未遂，若另覓別緣，而此情終然莫釋，仍是此生患害。況別緣亦未必稱我初心，是此情永不得遂，而此病永不得愈也。兄言不必借助於藥餌，想兄定有意外之良方，不知能活我枯魚否？」念庵笑道：「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公能輕財下士，則彼美之來，可翹足而待耳。」大剛聽得，移坐促膝，密密的問道：「兄有何門路，可以說得？倘能有成，敢不重謝！」念庵道：「謀於人者，力常不足。謀於神者，智常有餘。若用樂大少君之得結巫山、洛水之緣，則弄假成真，不怕他不自家送到。」大剛驚訝道：「兄有此妙術，何不早言？」

念庵道：「是非我所能。我知一人，派本福庭，道傳神游，握死生於呼吸，變真假於斯須，他若肯來，則彼美既可得其真，而公且百年不死。」大剛驚喜，再三扣問姓氏。念庵躊躇道：「此人廣行善事，視金如土。公若致之，非數百金不可。蓋其周急濟困，借此以活眾生，並未嘗絲毫入己。且又預卜先知，傲貴輕富。我不難代公央懇，卻未知緣法何如。」大剛起身拜詢，念庵乃慢慢說道：「此位老師，俗家姓葉，單諱淵字，號曰道深，乃崇虛觀上座。善會拘人魂魄，指名即來。即先感動其心神，然後傲警其家屬，使彼覺悟，甘心嫁君。此非弄假成真乎？」大剛大喜，又問：「如何召請？」念庵又作難道：「後日十五，我先去拜謁，再去央求其左右，同稱錦衣公之誠，或者可以速其鶴駕。」大剛會意，先封五十金，祈念庵轉達。念庵不得已收入懷中，晚間別去。至十五日，大剛早起，便於小軒坐候佳音，研上瞳瞳旭日，窗前習習春風，坐久不來。飯後急得走出走入，時已正午，晴窗麗麗，但聞赤羽雞鳴；曲院沉沉，不見金鈴大吠。須臾午過，正不可耐，小童報念庵候見，急忙請入。念庵一面告坐，一面說道：「我今日黎明到彼，恰遇入定，只得少候。至午正忽開目向我道：子從茅錦衣處來耶？大凡人之相交，莫不有緣，緣之重者，雖一文不為輕。緣之輕者，雖千金不為重。我與錦衣公大是有緣，子何得以紙裏中物戲我？子可代我復上錦衣公，自今日為始，至二十四日，此十日內，務必清心寡慾，不茹葷酒，我這裡替他上章打醮。子亦於此十日內，日日與他加減藥味，仔細調理，令其神清氣壯。再於二十五日，到我觀內，我再定到他家之期。是以仍將原包攜回，公暫收起。」大剛道：「此乃贅見，並非聘儀。吾兄亦當善為說詞。」念庵道：「他觀內上章打醮，一連十日，所費豈止三四百金？只為有緣，故不暇計及此耳。大剛道：「葉翁之情，我已深感。至於吾兄，日日到舍，一飯之外，別無他敬。且又耽擱過外間多少生理，於我心又何以安？」念庵道：「葉翁饒有婆心，小弟寧無義氣？公果不安，事畢後些須謝我未遲。」大剛唯唯，只得將銀收了。自此念庵早來晚去，大剛令人預備飯食，要一奉二，早已用過五十金之數。到二十五日午間，走來對大剛道：「恭賀恭賀！早至崇虛觀內，葉翁道：『靜中遙觀錦衣公之誠，真是無雙少二，自當到家一會。爭奈此數日支乾，俱與茅君年命不合。惟三十日最吉，子可告之，預為準備可也。』」大剛喜極，忙問備用何物？念庵道：「葉翁或入靜，或作法，可以旬日不食。今此之來，飲食是不必預備了。所用之物，亦只木劍、水甌、硃筆、黃紙而已。是日將雞犬遠避，單留小童。葉翁一更到府，二更作法，三、四、五此三個更次，君與彼美相會。撞明鐘後，即行遣回。如是，則彼美心目俱注於君身，而葉翁回觀，即降神於其家，令於一月內自央媒灼，反來求請，你道妙不妙？若於撞明鐘後挨遲一刻，則遲娶一個月。挨遲兩刻，則遲娶兩個月了。君須切記。」大剛聽罷，喜不自勝。乃說道：「敢不如命！敢不如命！」於是二十六、七、八等日，念庵俱來看，大剛令人將小軒正房作為法壇，壇上安設諸物。將東密舍收拾得天宮洞府一般，以為相會之所。將西邊暖屋作為葉淵退息之地。而念庵小童亦息於此。鋪設既定，二十九閒了一天，至三十日，大剛沐浴更衣，先將謝儀四百兩安放在暖屋箱內，以便攜取。起更前，在大門內拱候。一更後，念庵騎馬，葉淵坐轎，到門轎馬自回。大剛三揖三讓，進花園，入小軒。葉淵昂然上坐，大剛匍匐而見。仰之若神祇，敬之如父母。葉淵道：「思柔緣法不淺。」大剛喏喏。彼此默坐不多時，里巷既絕群聲，天街已交二鼓。念庵小童退入暖屋，大剛急趨密舍。葉淵去冠披髮，書符三道，仗劍一技，甌水遙噴，燭光飛起。喃喃吶吶，忽吐忽吞。抑抑揚揚，乍高乍下。大剛在密舍內聽得階砌下有如雨落，窗櫺外一似風來。少頃，戶旁傳有訕音，簾外透來衣影。正在注目，又聞得案頭劍拂，地下水淋。戶簾之間，又復一亮。覺得訕響啾啾，欲充棟宇。衣香冉冉，直達牀幃。儼然一麗人裊裊亭亭，立於闌內。大剛且驚且喜，方在欲起未起之間。又聞得拍案一聲，火光大閃，乃遂寂然無響。但見那麗人若怕若羞，若語若默，且相離咫尺，走近牀邊矣。大剛暴起，擁坐並肩，以鼻嗅之，以口吹之，真人也。以身倚之，以手撫之，真人也。乃大悅道：「此乃離恨天，吾乃離恨仙伯也。與有宿緣，切勿見卻。」時正三更，遂肆其輕狂，欺彼柔弱。那麗人不喜不嗔，亦推亦就。偏映著寶炬上彤脂舞燄，金荷中鳳腦騰輝，越顯他骨細肌豐，膚香氣秀。自肩至踵，渾如粉玉裝來。由股及胸，恰是雪檀鑿出。訝仙郎之莽壯，彷彿欲啼。感雅客之溫存，依稀若笑。未能玉笛三弄，已是銅鑼四敲。大剛披衣下牀，別燈剪燭。再欲重整旗鼓，而麗人且沉沉睡去，任其播弄，只是不醒。亦正眩怠，不覺已是五更。少息又復起身，此時寶炬轉明，金荷尤燦。再看衾中，白者愈白，香者益香，雖未睹一點腥紅，卻更添多般媚趣。麗人亦起，結抹胸，拴膝褲，兜鳳履，整鴛裳，大有去意。大剛復攬腕攀肩，叩其姓名，問其行次，只垂首弄帶，不發一言。正在纏擾，煌煌然已撞明鐘矣。紫禁邊，車轆轳，馬蕭蕭，朝客方來。旗亭內，豬鈺鈺，羊吁吁，市聲亦起。

相持良久，小童披簾直入，麗人倏然不見。方要發怒，忽聽葉淵叫道：「小子無知，幾誤大事！」大剛匍匐出謝，葉淵怒猶不已。念庵再四相勸，方才少霽顏色。坐定乃說道：「思柔挨遲一刻，則遲娶一個月。今遲五刻，便要遲娶五個月。須於七八月間，方有成手。數之所使，吾莫如之何也。已矣！」大剛發急，央求道：「未見其人，尚是空想。既見其人，便是實思。實思較之空想，受病更大。萬望救我，立即奉謝。」葉淵未及回言，念庵代懇道：「老師道法極多，何難另尋別計。」葉淵道：「必不得已，我有換容咒、勝陰丹，傳與思柔，亦無不可。但須心誠方能有濟。大剛長跪懇求，葉淵先將丹丸賜了數粒，然後密密口傳咒語。大剛皆拜而受之，遂又獻上白金一百。

時將黎明，轎馬俱來。葉胡兩人，攜銀而去。此事惟茅白夫婦不知，其餘家丁，或懼大剛的凌虐，或受葉胡的潤餘，故皆隱忍不言，以坐觀其敗。正是：浮萍葉弱，慣隨無定之波。小草根輕，先隕微寒之露。